

140余位老艺人口述浙江婺剧历史 婺剧人生,说给你听

本报记者 李娇妍

婺剧是浙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之一,是金华、衢州一带民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内容,也是“根在农村,枝在城市,花开海外”的一种古老剧种。

婺剧的家底非常丰厚。如果从最早的高腔算起,婺剧已经走过四五百年甚至更长的发展之路,拥有6种音乐风格迥异的声腔、800余本曾被不同历史阶段的观众接受和欣赏的剧目,以及1000余支美不胜收的曲牌。

做好婺剧艺人的口述实录,是传承婺剧历史文脉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聂付生、衢州市交通系统的方佳(原衢州市婺剧团副团长)等,历时8年,采访11个剧团撰写的《浙江婺剧口述史》出版。全书通过140余位婺剧老艺人的口述,回忆见证了国家级非遗婺剧的百年沧桑变化,也为认识和研究地方戏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婺剧史料。

《浙江婺剧口述史》包含“白面堂卷”“舞美卷”等共8卷、10册,300余万字。如此大范围拉网式地深入调查搜集、整理第一手史料,其规格、体量、耗时在婺剧史上还是第一次。记者采访了聂付生,听他讲述这部鸿篇巨制背后的故事。

初心

聂付生是湖南人。

文化没有国界,更没有省域之分。浙江吸引人的理由有很多,但最让聂付生看中的,是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浙21年,他对浙江的地方戏深入研究。我们看到的,是聂付生已经出版的《浙江戏剧史》《20世纪浙江戏剧史》《新生代变:绍兴戏剧史》等专著,看不到的,是他和他的团队背后走访过的村庄、触摸过的戏台、聊过天的老艺人。

在这个过程中,聂付生愈加感觉到,浙江地方戏留存的文献史料,实在太少太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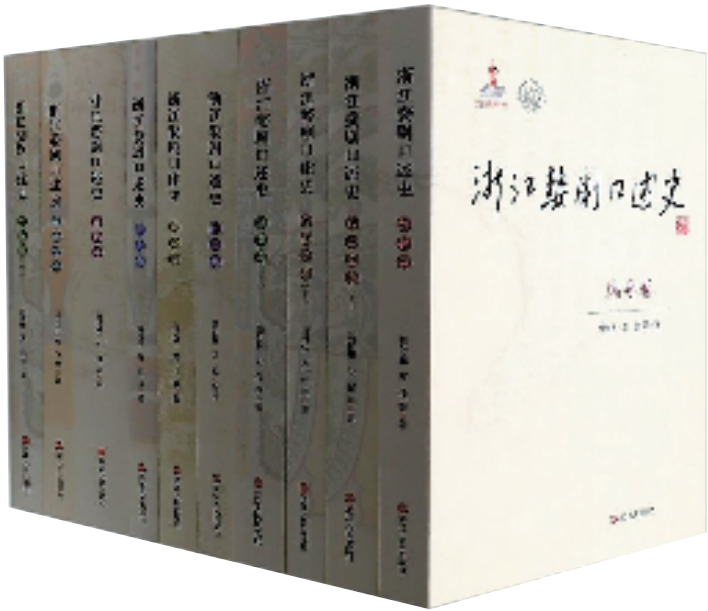
以婺剧为例,每天只知以演戏为生的艺人们是不可能将他们精彩的演出记载在案的。过去,有些戏班演出结束,会把当天的情况写在戏台的墙壁上。一旦戏台拆除,这些记录都将不复存在。“靠着这些题壁,我们才知道婺剧最早记载的演出是在乾隆年间。”聂付生说。但乾隆以前的历史呢?没有记载,就不得而知,也无法溯源。

人在戏在,人亡戏消。聂付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想将那些只流传在艺人们口中、存记在艺人心里的丰富剧目、精彩唱段、精湛演技以及戏曲演出的组织、管理、分配等一系列有艺术价值的史料,都记录下来,让它们永不出失。

实施计划并不容易。由于缺乏资



↑ 聂付生(左)采访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正洪。方佳 提供



← 《浙江婺剧口述史》

金和人手,聂付生带着这个想法寻找过很多人,却每每碰壁。

直到2014年4月,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他未经通报,毛遂自荐,将一份拟好的婺剧老艺人访谈名单交到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晓平手里。王晓平先是一脸惊讶,听完聂付生的陈述后,马上打电话给出版过婺剧专著《品读婺剧》的金华市原文化局副局长赵祖宁先生,委托他组织、策划,成立一个采访团队。

2014年5月,采访正式开始。“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对婺剧的研究还没有很深入,对老艺人们所讲述的剧目、音乐和表演等还有些陌生,必须在短时间内尽快熟悉起来。”聂付生说。

但很快有了转机,赵祖宁从衢州找来方佳协助聂付生工作。“方佳是婺剧科班演员出身,创、编、导许多作品,曾获得过文化部群星奖,有丰富的舞台表演和实践经验。”聂付生告诉记者。

采访是艰难的。聂付生、方佳每次采访结束,会对采集到的资料进行“复盘”,尽可能去翻一遍采访中提到的抄本,并上网查找视频资料等,罗列好重点后,他们会再次前往老艺人家,

让被采访者针对性地“继续说下去”。聂付生、方佳采访原金华市婺剧团头牌花旦朱云香40多次,拜访编剧方元40多次……随着采访次数增多,有价值的东西越来越多。聂付生、方佳也不断感慨,民间的婺剧“宝藏”值得深挖!

更有意思的是,老艺人们就像一张活地图,在讲述婺剧故事的同时,还会提供聂付生、方佳所不知道的重要的老艺人的名字。就这样,口述史的采访名单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大到了140余人。

为了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准确,聂付生、方佳等团队成员会严格根据采访录音来整理成文,再交由受访者审阅,后续还有多次的校对。

热爱

正如冯骥才所说:“民间文化在世代相传中,每代都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他们体现着这一文化形态的最高水准。也可以说,历史活态地保存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记忆是宝贵的文化矿藏。”

《浙江婺剧口述史》中出现的140余位老艺人,都有着某种相同的特性。聂

付生说:“他们都很简单、纯粹的人,没有人住豪华的房子,墙上挂的最多的,也是演出的照片。只要提起婺剧他们就很兴奋,满身都是劲。”

或许,是因为他们始终把婺剧当做自己的生命。

工花旦、擅长跷功的施秀英,是口述史中年龄最大的艺人。她步履蹒跚,听力不好,每次采访的问题,都需要施秀英的家人凑在她的耳边重复一番。尽管如此,丝毫不影响施秀英叙述时的热情。

最后一次,聂付生、方佳将打印好的稿子交给她审阅,施秀英连连称:“好!好!”那天晚上,施秀英老人一直看到凌晨1时,兴奋得没有一点睡意。

聂付生记得,“周家三姐妹”之一的周越桂演过百余本戏,她最擅长的是《双阳公主》《三请梨花》等正本戏。接受采访时,周越桂已经84岁了,腰疼痛,腿脚不便。她家离约定的访谈地大约1公里的距离。这段路,她走了足足一个小时。

但每次只要一开讲,周越桂的那些疼痛仿佛长了翅膀一样,飞得无影无踪。她常常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比如有“浙中赵雨蓉”之称的朱云香,聂付生时常惊叹于她的记忆力。即使已经过去多年,她还是能将当年舞台上的演出细节、台下的欢声笑语描绘地惟妙惟肖,带着采访团队穿越到数十年前的梨园盛景。

“朱云香留给大家的印象,就像一架永不停歇的机器。”聂付生说。她退休之后,还为戏校、老人大学、社区等排过很多传统大戏。她对聂付生说:“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有时,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演戏的情景。”以前,只要有戏演,她就高兴;现在,只要有戏排,她才高兴得起来。

让聂付生印象深刻的,还有婺剧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领军人物,郑兰香。

年轻时,郑兰香的表演天赋被剧团领导层发现。为了抢救婺剧,一个精雕细琢郑兰香的计划悄然形成。从那时起,郑兰香和同龄女孩的生活不同,她不仅要勤学苦练,还承担了一份使命和压力。

她非但没有艰苦的感受,反而坚定了实现艺术梦想的决心。单就练声一项,为了练好《对课》中白牡丹的那种脆声,她千方百计地模仿百灵鸟的叫声,清晨就去树林里听鸟叫。

琢磨了很久,郑兰香终于悟出办法:“我将嘴唇撮成一个小小的圆口,用舌尖将气息轻轻地往前送。”反复练习,她的声音终于能像小鸟一样纤细而清脆。

“这样的老艺人的故事有太多太多,我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聂付生说。

希望

在聂付生看来,《浙江婺剧口述史》还有诸多遗憾。这本浙江婺剧口述史本可以写得更厚更长。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太晚了。如果早几年,在世的老艺人更多。”聂付生说。“龙游花旦”徐汝英告诉他,如果再早五年来,浙江婺剧团里还有一批“肚子里东西多”的老艺人在世,比如小花脸徐东福,一定会留下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还有好几位老艺人在聂付生采访的中途,就已陆续离世。

聂付生回忆,在口述史项目准备启动时,他前往婺剧作曲家吴一峰家中拜访。那时,吴一峰的身体还很硬朗。聂付生和吴一峰达成协议,只要项目启动,一定马上去找他。

然而,立项后,吴一峰因身体原因已经住院。“我去医院看他,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聂付生说,吴一峰在病床上用笔写道,“聂老师很抱歉,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不过我病好了,我会把我知道的东西,全部讲给你。”

聂付生第二次去医院看望吴一峰时,他的病情比第一次还严重。后来没多久,剧团给聂付生打电话,“聂老师,吴一峰先生走了。”

“还有我在采访过程中,才知道的陈法森先生。”聂付生说,在东阳采访时,有人告诉他陈法森是当地年龄最大的婺剧老艺人,也是侯阳高腔演出时间最久的老艺人。聂付生立刻要求带他去找人。赶到陈法森家中时,老人已经处于一种说话困难的状态。

聂付生和96岁的陈法森只进行了1个小时的采访。“如果我能早一点去找他,他能讲的东西更多。”聂付生说。

婺剧是有长度、宽度、厚度的“小地方的大剧种”。婺剧长度、宽度和厚度的积淀,就是代代艺人口传心授的成果。郑兰香就有个愿望,退休以后,她想将她演出过的所有录音资料搜集起来,整理后贡献给喜欢婺剧的观众。

聂付生说,做口述史,不仅是给婺剧留资料,做研究用,也是为了推动当代婺剧的发展。只有将婺剧的源根保留下来,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真正求新求变。

“我正在根据《浙江婺剧口述史》,撰写新的《浙江婺剧史》。”聂付生说,完成这项任务后,他也有个愿望。

那就是,再组一个团队,将婺剧之外的其他剧种的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再做一番详细的田野调查,既留下珍贵的戏曲资料,也为浙江地方戏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流失的国宝之殇

黄玉洁

中国文物的流失,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历史问题。从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所谓“探险家”涌入中国,之后百年间,他们与各种古董商、文物贩子一起,导致近1000万件中国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故土难归。

文物流失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圆明园兽首、天龙山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的回归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家在惊叹文物本身的精美同时,抚今追昔,不禁在心中激起“国事绸缪,文物亦不能幸免”之感。

我们不得不重新记起,那敦煌、柏孜克里克、黑水城等地的大量精美绘画、雕塑,“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九龙图》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画,以及不可胜计的青铜器、瓷器等等至今在海外星散零落。更有许多文物在流失后即下落不明,不知所踪。它们在异国他乡的某个地方依然在发出无声的呐喊,期待着能回归它们的故乡——中国。

常青、黄山的新著《国宝流失百年祭》正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史实及流失文物多重价值的梳理与研究。常青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学士与硕士、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在美国三大博物馆都从事过研究工作,参观过欧美大部分重要的博物馆。黄山,英国伦敦大学非学院历史系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在古代中亚的传播和流通。两位作者基于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多年的海外博物馆从业、研究经历,从庞杂的信息中梳理出翔实的历史细节,并细加整理,为读者讲述了究竟是哪些人以何种方式导致众多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有何种价值,以及它们现在身在何处。

全书以斯文·赫定的探险为开端。斯文·赫定,师从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

芬(正是他为“丝绸之路”命名)。从1888年开始,在“沙埋古城”的传说驱使下,他数次进入新疆。1896年,在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途中,斯文·赫定的驼队找到了一片久无生机的废墟——古于闐国重镇丹丹乌里克。

1900年,赫定在沙漠中进行了数月的寻找,在准备返程之时,偶然发现了被黄沙掩埋的千年名城——楼兰。斯文·赫定由此名声大噪,到中国探险、寻宝的热潮也由此开启,美国的亨廷顿、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以争先恐后的姿态前来中国,中国文物的厄运随之而来。

在此后的章节中,作者同样以人为纲,讲述了德国的格伦威德和勒柯克,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国的柯兹洛夫、奥登堡,以及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在新疆各地、甘肃敦煌、内蒙古黑水城等地的掠夺行径。

在柏孜克里克、克孜尔等石窟中,勒柯克对文物进行了毁灭式掠夺,他第一个将这些壁画直接用狐尾锯切割、简单用干草包裹后运往德国。这些壁画的一部分目前尚存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大型壁画,因为二战期间被固定在当时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展厅墙上,直接毁于1945年英美联军对柏林无差别轰炸的战火之中。

勒柯克的这些强盗行为引来许多反对之声。当时还未到过新疆的斯坦因在日记中义愤填膺地说:“这种粗野的行为根本不是考古。”大谷光瑞探险队的队员也气愤地说:“以文明国家学者自命的欧洲人……可以说比盗贼还卑鄙。”讽刺的是,这些后来者比勒柯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今天的敦煌、柏孜克里克等地,那些空空的洞穴仿佛是对这段惨痛、荒诞历史的嘲讽与叹息。

古董商或者说文物贩子在文物流失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 《国宝流失百年祭》内页

用。尽管因文物门类众多,且古董交易多是比较秘密的私人行为,很难深入取证,但作者仍然参考众多资料,对中国文物被贩卖的过程 and 情况做出了专业性的阐述和介绍。

这些商人的代表是卢芹斋和山中定次郎。卢芹斋出身寒微,初为张静江的随从,之后成立卢吴公司,先后在巴黎、纽约开店,自1915年起,以“C. T. Loo”向西方出口文物长达30年之久,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中国文物贩卖商。不计其数的中国国宝流出海外,这些文物中即包括“飒露紫”和“拳毛騧”,以及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众多珍宝。

山中定次郎的山中商会起步早于卢芹斋,同样在世界各地广开门店。1912年,山中商会买下恭王府旧藏文物,之后在美国分批拍卖,创造了可称“辉煌”的业绩。在山中商会的运作下,李公麟、赵孟頫、王冕等著名画家的画作流入欧美,天龙山石窟等的雕像被大量盗凿。今天,众多的海外中国文物身上依然贴着“山中商会”的标签,其中隐含的正是国宝流失的沧桑历史。

1930年,著名史学家陈垣著《敦煌劫余录》,请陈寅恪先生为其作序。序中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中国文物的流失又何止敦煌。史书之外,它们身上亦有深厚的历史、情感等多重价值。因为这些文物不仅仅是壁画、佛像或者器物本身,它们背

后是一个完整的文明系统,以及数个文明在此交流的痕迹。在《国宝流失百年祭》中,作者详细列出了所有主要人物或探险队到中国“寻宝”的时间路线图,并细加梳理,形成“国宝流失大事记”,我们能从中获得诸多经过考证的历史信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入了解中国文物流失的真实历程,以及这些珍贵文物在海外漂泊辗转的悲凉命运。

我们祭奠这段国宝流失的历史,更要关注那些仍漂泊海外的文物——它们的家乡在中国,它们仍想回家。

延伸书单

《谁在收藏中国》通过查阅私人文件、历史档案以及主要人物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设法获得中国艺术品的历史,这些文物最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中国人依靠艺术市场促使国宝回归的努力。

虽然书中穿插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它不是小说,属于倚重史料的“历史传记”著作。比如,本书提出的文物返还问题,有助于中文读者从法律、道德和历史视角,对掠夺者和自身进行深入思考、反思。

书讯

《阳明心学与企业精神》

王永昌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浙江的文化,浙江的文脉、浙江的文人、浙江的实践,也深刻影响了包括浙商在内的企业家群体。该书旨在从理论上厘清阳明心学与企业精神的内在关联,并从实践上提出阳明心学对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启迪。

《急诊科里的一千零一夜》

[法]巴普蒂斯特·博利厄 著

马向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是一名医生,他将自己的实习经历写成这本令人又哭又笑的病房手记,展现急诊病人的超常思路,探究医护群体的生活秘辛。作为一部医学纪实题材的书籍,全书在诙谐幽默的语言中讨论人生话题。

《为什么长江如此迷人》

[法]旅克·理查德 等 著

高翔 绘、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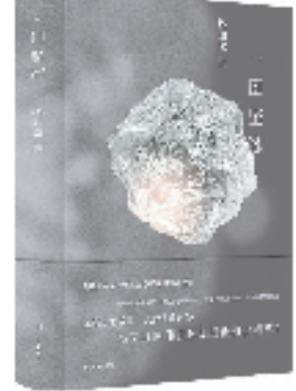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或风景写生,该书是关于长江的一次严肃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瞬间定格,源于中国画家和法国记者从上海出发,逆长江走往青海源头之旅。

书中选编了156幅色粉画和两位作者的47篇旅行笔记。发生在长江的故事,昭示今天的我们未来究竟何去何从。

《一团坚冰》

杨知寒 著

译林出版社



隐身佛寺的辍学少女、苦等搭档的落魄戏子、送走老虎的驯兽师、流连网吧的女教师……该书通过九篇东北故事,讲述看似失序而又自成圆满的底层人事。

小说语言不事修饰,如流水恣意展开,虽使用东北口语,但不难理解,反倒贴切而日常,自带东北腔调的冷幽默;情节中常有伏笔埋下,待到揭开时颇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90后”作者从网络文学转场纯文学写作,曾获萧红青年文学奖等奖项。